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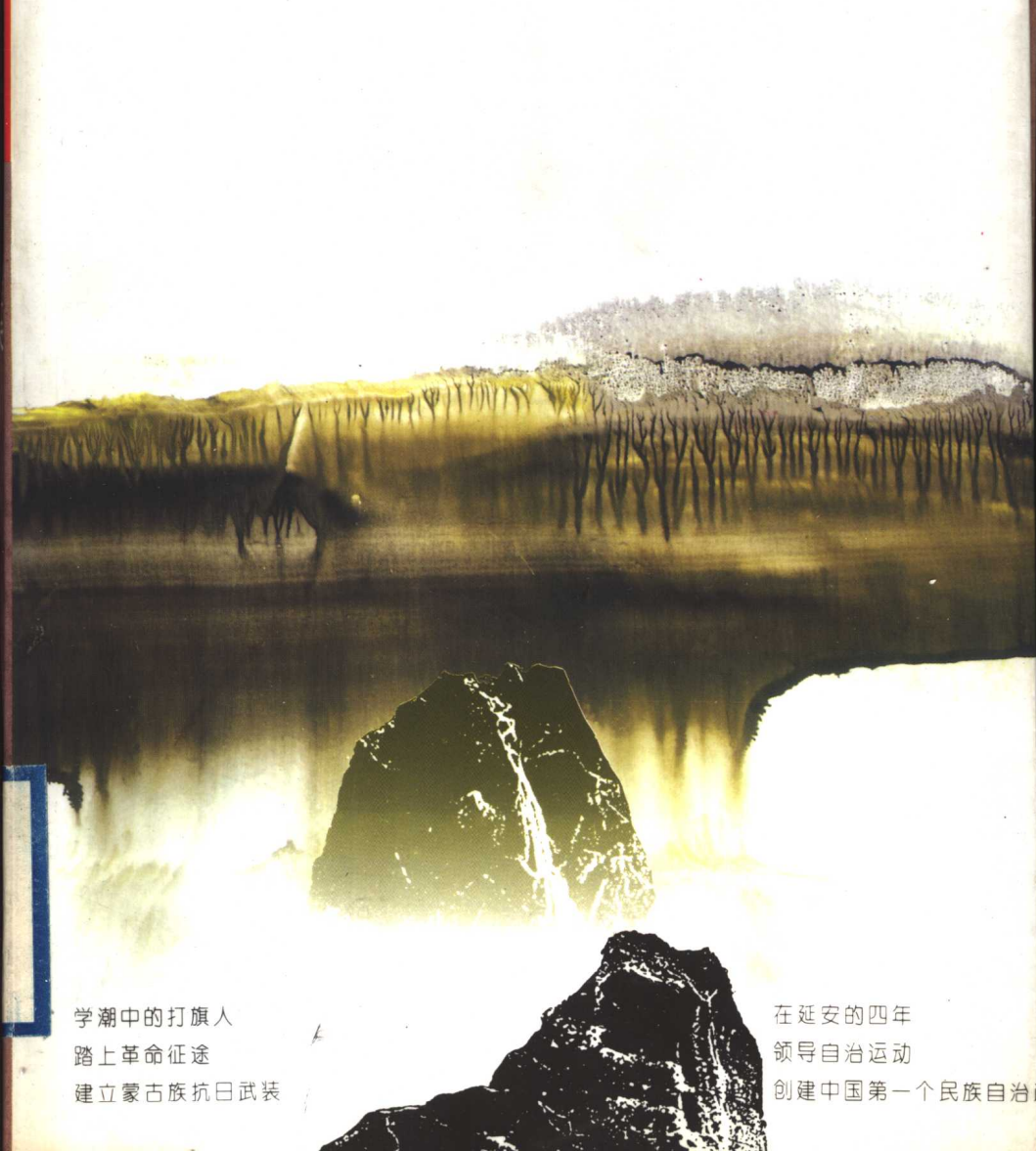
Weiren zhichu Xianbei pian

伟人之初

★先辈篇

王树盛

乌兰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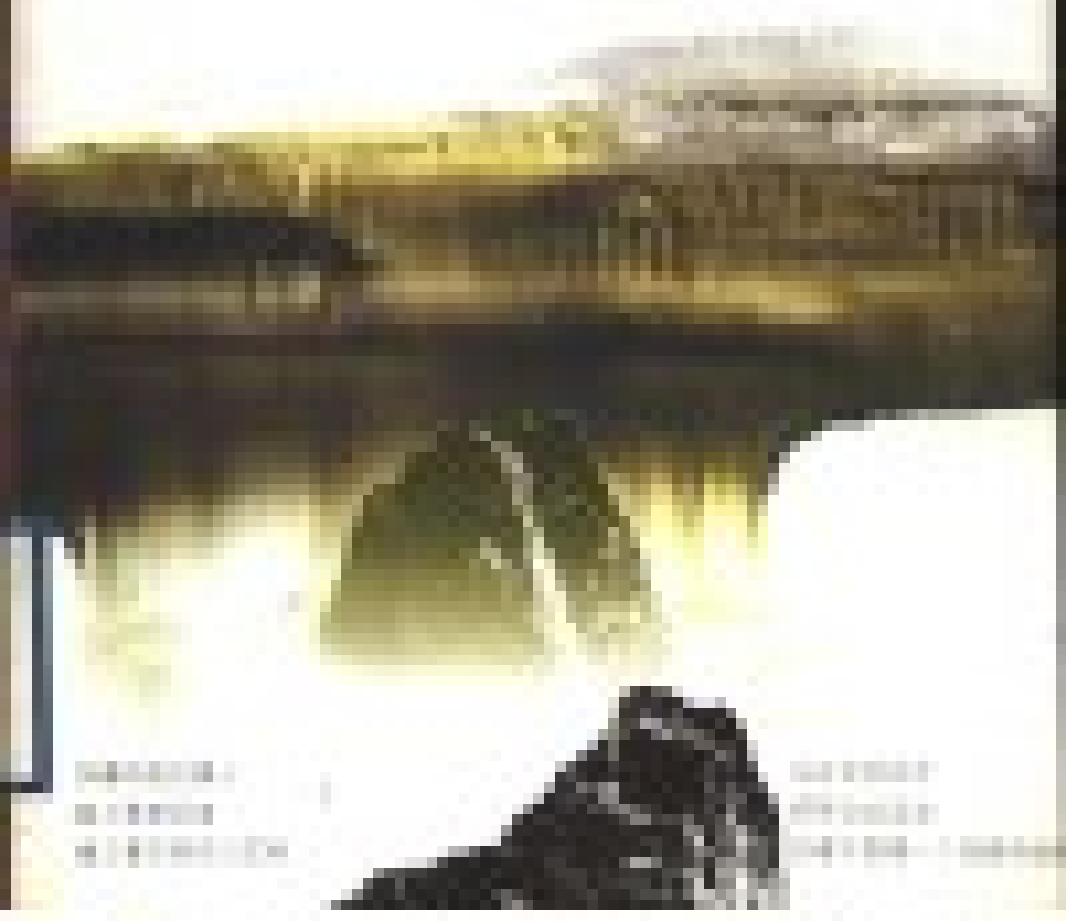
学潮中的打旗人
踏上革命征途
建立蒙古族抗日武装

在延安的四年
领导自治运动
创建中国第一个民族自治政

伟人之路
★ 先贤路

王明著

乌兰夫



中国出版集团
中国出版集团
中国出版集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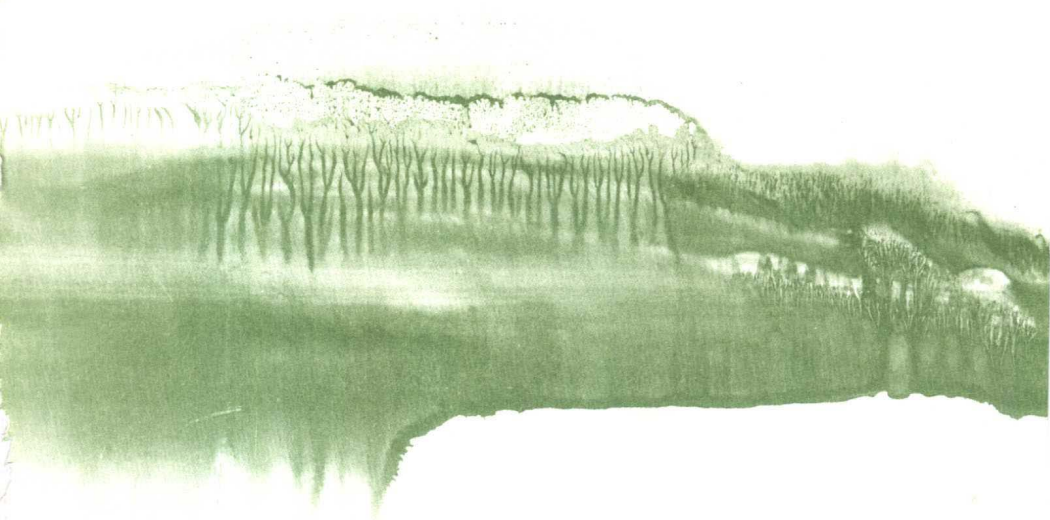
中国出版集团
中国出版集团
中国出版集团

伟人之初

★ 先辈篇

王树盛

乌兰夫



浙江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建江

封面设计：池长尧

责任校对：张谷年

伟人之初：乌兰夫

王树盛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体育场路347号)

浙江印刷集团公司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125 插页 2 字数 12.6 万 印数 1—5000

1996 年 12 月第 1 版 199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13-01287-8/K·345 定 价：11.20 元

顾 问

王忍之 卢之超

主 编

曹志为

编委(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 渔	王承光	王树盛	方 立
刘家新	朱 玉	朱元石	孙 钢
杨 泰	杨瑞广	李 捷	陈石平
陈艾菲	迟爱萍	罗英才	金 凤
姚建平	郭春福	高 路	黄 瑶
萧心力	章学新	辜文兴	程中原
蔡庆新	黎 白		

丛书献词

我们在近现代中国悲壮而撼人的历史画卷前肃立、沉思！康有为，孙中山，毛泽东，……一个个名字不停地闪烁，一条条对理想苦苦追求的轨迹清晰地呈现。

如果有人问：谁的理想最宏远，谁的追求最理性，谁在中华民族的自救和解放道路上洒下了最多的热情与鲜血？历史已经昭示，那就是一代中国共产党人。

面对着这一代震古烁今的共产党领袖们，我们常想：同处在历史的地平线上，为什么他们能走出封建中国凝重的历史和文化壁垒，在改造社会中不断抛弃旧我，完善新我？为什么他们会有如此宏大的理想，如此不屈的求索精神，如此撼人的牺牲精神？为什么他们能脱颖而出，成为领着中华民族走向独立与富强的领袖，成为我们这个悠久、灿烂而又一度落伍的古老民族的脊梁？

我们企望沿着他们从平凡走向伟大所留下的履迹寻求答案。

我们努力地求索。

我们坚信，这中间蕴含着一个不屈民族永恒的内力。

我们还坚信，中华民族走向明天的灿烂与辉煌，依旧需要这种永恒的力量。

《伟人之初》丛书，正是我们这种努力的记录和结果。如

果青年朋友们在与这些也曾从年轻时代走过来的伟人们的心灵对话中有所启迪的话，那末，这就是对我们这种努力和追求的最大鼓励。

《伟人之初》丛书编委会

目 录

一 有志少年

- 出生于动荡年代 (1)
- “南高”奋读 (6)
- 学潮中的打旗人 (8)

二 踏上革命征途

- 进蒙藏学校 (12)
- 入团转党 (14)
- 在北京闹学潮 (16)
- 唤同胞觉醒 (20)

三 在苏联的四年

- 入中山大学 (24)
- 东方大学当翻译 (30)
- 晚年的一段回忆 (33)

四 扎根于群众之中

- 赤子归来 (36)
- 土默川播火 (37)
- 一部《资本论》的故事 (44)

五 营救王若飞

- 共图大业 (46)
铁窗内外心相连 (49)

六 建立蒙古族抗日武装

- 争取德王抗日 (55)
百灵庙兵变 (59)
重建蒙旗保安总队 (68)

七 在抗日前线

- 归绥抗敌 (70)
挺进鄂尔多斯高原 (73)
到延安去 (78)
整顿新三师 (82)
回延安 (87)

八 在延安的四年

- 诲人不倦的师长 (91)
在整风运动中 (94)
两赴伊克昭盟 (97)
参加党的七大 (99)

九 重返内蒙古

- 未到任的省主席 (105)
绥蒙政府主席 (108)
维护祖国统一的斗争 (111)

十 创建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

- 筹建自治运动联合会 (121)

在成立大会上	(126)
领导自治运动	(131)
十一 实现内蒙古东西部统一	
派遣东蒙工作团	(134)
赶赴承德	(137)
东西蒙会谈	(141)
十二 创建中国第一个自治区	
全力推进自治运动	(156)
建立草原根据地	(161)
内蒙古自治政府的诞生	(167)
结束语	(174)
乌兰夫青少年时期大事记	(177)

一 有志少年

出生于动荡年代

从呼和浩特（原归绥）出发，沿呼（和浩特）包（头）公路西行 50 公里，是土默特左旗治所所在地察素齐，再向西南走 15 公里，在土默川腹地，有一个蒙汉人穿插居住的塔布村。这就是乌兰夫的家乡。

据传，塔布村是清朝乾隆年间形成的。最初，这里只有乌兰夫祖先这一户姓云的蒙古人居住，后来有四户出来找生路的山西农民在这里落户，有了这一蒙四汉五户人家，才叫起了塔布村，即汉语五家村这个村名。五户人家住在这一望无垠的草原上，任牧任耕，一代一代友好相处，形成了很深的感情和友谊。以后，又不断有内地逃荒农民迁来，村子里的人渐渐多起来，时而也发生农牧矛盾，但为了共同生存，都互谅互让，不得蒙汉人民之间的团结。当时的情景正像民谣中唱的：“蒙汉是一家，不分我你他，同喝一井水，共赏草地花。”

1906 年 12 月 23 日，乌兰夫诞生在塔布村一个蒙古族农民家庭。他小时候叫庆春，入私塾馆读书时取名云泽，在苏

联留学时起俄名拉谢维奇，在土默川搞地下工作时化名陈云章和乌云达赉，在新三师时改名云时雨，到延安后又复用原名云泽，内蒙古自治区建立后改用乌兰夫。

乌兰夫童年生活在一个三世同堂的大家庭，父亲兄弟两人，由祖父主持家政。

祖父云根元，是云家由放牧为主转为种田为第一代，他读过私塾，是一位通情达理、性格耿直、心地善良的老人。

父亲云二明亮，读过私塾，精通农活，勤于耕作，不惜力，不争利，是一位忠厚老实的农民。

母亲长长，没有读过书，把全部精力和爱都倾注在家人和孩子们身上，尽心尽力地操持家务，服侍老人，抚育子女，对儿子乌兰夫尤其钟爱。她具有旧式妇女的美德，是一位农家贤淑女子。

伯父那木齐，“四书”、“五经”底子比较厚，懂蒙汉两种语文，胸襟坦荡，性格开朗，曾代塾师教过乌兰夫和儿子云润，教学认真，对孩子们要求严格。

云根元老人对当时社会的污浊和不平等现象，对蒙古民族的日渐衰落，很愤懑。他用我国传统的伦理治家和教育后代，子女们本分、孝敬、有文化、能劳动，每个人都奋力为全家人的生活操劳。一家三代和睦相处，能吃饱穿暖，儿孙们健壮聪颖，这对云老汉是莫大的宽慰。

乌兰夫的先辈在大青山前后游牧，后来定居在土默川，这里是绵延数百里的一块小平原。它西濒黄河，三面环山，大黑河由东而西穿过，盛夏无酷暑，隆冬不严寒，水丰土肥，是宜牧宜耕、气候宜人的好地方。历史上它曾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天然牧场。世代生息在这里的蒙古民族，扬鞭跃马，

纵喉唱歌，过着他们传统的游牧生活。大约在 17 世纪末 18 世纪初，内地破产的汉族农民开始流入土默川，但直至 19 世纪都是自由流入谋生的。随着破产农民的增加，流进的人也越来越多，但对牧场并没有构成大的威胁。20 世纪初，清王朝为了转嫁“庚子赔款”的负担，有组织地移进大批破产农民，在武力护卫下强行开垦。经过 1902 年到 1908 年的武力强垦，土默川的草场几乎全部被破坏，蒙古族牧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牧场，不得不转牧为农，从此，土默川变成了农业区。这一转变，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进步的，但是，武力强垦危及牧主阶级的利益，也造成绝大多数蒙古族劳动人民破产，强迫牧民改变传统生产和生活方式，对他们来说是一场大灾难，是极其痛苦的。

开垦后的土默川，汉族居多数，蒙汉劳动人民相依为命，友好相处，刚刚转为种田的蒙古族牧民有养畜经验，新迁来的汉族农民有耕作技术，他们互相学习，互相帮助，蒙汉劳动人民的汗与血流在一起，共同浇灌着这块新开垦的土地。可是，即将覆亡的清王朝和辛亥革命失败后窃取政权的北洋军阀，为了搜刮和盘剥蒙汉劳动人民，搞旗县并存、丈地换照等，制造民族纠纷，破坏民族团结，实行大汉族主义统治，致使生活在这片肥田沃野上的蒙汉劳动人民难得温饱与安宁，蒙古族人民的境况更加悲惨。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和离间，促使蒙汉劳动人民觉醒，他们团结起来反对共同敌人，从义和团、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斗争绵延不断。

乌兰夫出生在辛亥革命前夜，强垦土默川的高峰期，全国和内蒙古正处在大动荡、大变革的时候。在这样的历史时代，在那样一种社会和家庭环境中，乌兰夫度过了他的童年。

乌兰夫的长辈们不一定有把他培养成为民族和国家栋梁的想法，但总是希望自己的后代将来的情况尽可能好一点，盼望儿孙们能有出头之日。让乌兰夫和其堂兄云润读书，使他们日后不只是会种地、放羊，能长出息，这是祖父的主张，也是伯父和父母的心愿。乌兰夫很感谢他的祖父和父辈，是他们作出的选择为他创造了一生发展的最初条件。

在全家支持下，乌兰夫4岁时就同堂兄云润一起，跟伯父学念《百家姓》、《三字经》。8岁那年，他和堂兄到离家四公里路的温家村私塾馆读书。第二年春天，因为私塾馆姓白的先生歧视蒙古族孩子，他们就回家继续跟伯父念。第三年，祖父下决心请了山西崞县一位姓贺的先生，在家里教了他们两年。贺先生走后，他们到离家五公里路的小里素村私塾馆念了一段时间，基本上念完了私塾课程。

乌兰夫读私塾的时间总共有四年多，受业塾师包括伯父在内主要有三位，其中有两位是汉人，他们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性质和作用却各不相同。一位是白先生，他教死书，死教书，而且趋炎附势，瞧不起穷人家孩子，歧视蒙古族孩子，这位先生对待学生的不公正态度使乌兰夫觉得很委屈，很伤他的自尊心。都是一样的人，为什么不一样对待？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打了这样一个问号，很长时间解不开，想起来就觉得不舒服。另一位是伯父，他教得认真，讲得明白，时间也掌握得灵活，有空多讲，没空少讲，农忙了就下地干活。他对乌兰夫和云润一视同仁，该批评就批评，该表扬就表扬，不管是在学习中还是干活时，常说些鼓励他们的话，时而还文绉绉地讲几句趣话逗他们乐。乌兰夫觉得伯父有知识，既严肃又随和，是一位可敬可亲的长辈和先生，他很尊敬伯父，

不仅跟他学识字，还学他的脾气、性格，甚至一举一动。伯父集中了乌兰夫祖父和父亲的长处，对乌兰夫的影响比较大。还有一位，那就是贺先生，他和蔼热情，没有先生架子，同情受苦人，尊重蒙古族人，不仅读过私塾，还上过洋学堂，知识面宽，书教得活，除“四书”、“五经”外，还讲算术、自然、地理，并且还给他们讲义和团、辛亥革命和历史上一一些蒙古族英雄人物的故事。乌兰夫很愿意听贺先生讲课，特别喜欢听他讲故事，这些故事对乌兰夫很有影响和启发。三位主要塾师中贺先生留给乌兰夫的印象最深刻，他曾回忆说：“现在回想起来，贺先生是属于进步知识分子，他给了我许多宝贵的教导，时至今日，我还能记起他那和蔼可亲的容貌。说得确切些，贺先生真正称得上是我的启蒙教师。”

童年乌兰夫要强、听话，很讨人喜欢，长辈们都夸他是一个懂事的孩子。他很合群，又刚直，从不招人惹人，无论是蒙古族孩子还是汉族孩子，都愿意和他一块玩耍。塔布村蒙汉穿插居住已有很多代，孩子们是没有民族界限的，他们一块追打、嬉戏，其乐融融。不过有的孩子恼了打起架来，也会骂“小鞑子”，甚至偶尔会有几个孩子一起哄骂。每逢这种情况，乌兰夫总是带着不愉快的神情悄悄离去，并默默地思量：大家一起好好玩该多好，干吗要打架，干吗还要骂“小鞑子”？他自尊心很强，很不愿意看到这种场面。童心无邪，这种现象无疑是大汉族主义统治者歧视少数民族的社会反映。孩子们之间不记仇，打了骂了就过去了，不一会又凑到一起，摔跤、打土仗、捉迷藏，依然如故。这里的气氛同大汉族主义统治者挑拨离间、制造纠纷、破坏民族团结的情况恰恰相反，谁要想把这些孩子分开，那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

“南高” 奋读

乌兰夫 13 岁以前，活动的范围就是塔布村及其周围，接触的主要是家人、塾师和一起读书、一块玩耍的孩子们。在这不大的天地、有限的接触中，他已初尝人间甘苦和社会的不平，这些在他的童心中留下了美好的记忆，也投下了不愉快的阴影。“美好的”和“不愉快的”记忆深镌心田，不时地撞击着他的思绪，他高兴或不高兴的时候都在想：天下人谁也不要欺负谁，都像祖父、父亲、伯父、贺先生那样公正、讲理，该有多好！为什么有人要欺负别人？为什么我们家受了欺负爷爷找不到讲理的地方？为什么人们说“老鞑子打官司场场输”？为什么我们的小伙伴打架还骂“小鞑子”？像我们高高兴兴一块玩的时候那样，不分你我不是很好吗？诸如此类的一些想法，反映了乌兰夫童年的渴望和追求，也显现了他童年思想上的困惑。虽然当时他还不明白其中的道理，有些愿望还只是天真的想象，但不容置疑，这是他品德养成的基础，也是他执著追求的萌芽。在乌兰夫一生的待人处事和奋斗中，均可见他这种童心的痕迹。

乌兰夫和云润一块读完私塾后，云润就跟伯父下地干活了，乌兰夫年纪小，还干不了什么，便去姥姥家住了一阵子。姥姥很疼爱他，舅舅们也很喜欢他。大舅章元，有些文化，懂点中医，经常给本村和临近村子的乡亲们看病。乌兰夫平时爱学好问，零打碎敲地跟他学了不少知识。二舅金元，在归绥城土默特旗总管衙门当录事，干抄抄写写的差使。他读书

比较多，又在城里衙门做事，在乌兰夫姥姥家门里，也包括乌兰夫自己家，算是一位见多识广的人。他确实比其他人知道得多，看得远一些，所以家里人和亲戚们都信服他。贺先生走后让乌兰夫和云润到小里素继续读书，就是他的主张，并说服乌兰夫一家的；乌兰夫和云润私塾读完后，又是他建议并劝说乌兰夫祖父和其他家人同意，于1919年秋送他们去归绥城报考土默特高等小学校。这所高等小学校坐落在归绥城南柴火市，所以俗称“南高”。它直属土默特旗总管衙门，是当时归绥地区蒙古族的“最高学府”。学校学制四年，主要课程有国文、算术、历史、地理、自然、蒙古文等，师资条件比较好，教学也比较正规。归绥城和临近的一些蒙古族孩子很仰慕这所学校，想求学的都来这里投考。乌兰夫和云润不负二舅和家里人的片苦心 and 厚望，都以比较高的考分被录取。

乌兰夫进“南高”时13岁，正由蒙童进入少年期，是学习知识、接受教育的好时候。在这个时候，让乌兰夫到归绥读书，对他的提高和发展是十分有利的。由塔布村到归绥，从家中到校园，离开朝暮相伴的父母来到年龄不相上下的同学中间，环境和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接触面宽了，眼界扩大了，学习条件好了，同他原来在家中读私塾时的情况相比，就像小鸟飞进了山林，天高了，地也大了。他很珍惜这难得的学习机会，一进校就埋头学习。他对“南高”的各门功课都感到新鲜，老师讲课他听得很认真，早晚自习也抓得很紧，很少和同学一起逛街，除了在操场上练练身体以外，把时间都用在在学习上。见他学习这么刻苦，有的同学开玩笑叫他“书呆子”。“书呆子”不呆，他知道少年时光珍贵，绝不让它白